



北 往

2012年11月22日 第30期 魁华作协主办 责编陆蔚青 编审：七天编辑部 第12版

SEPT DAYS 七天
7daysclub.com

一段移民文学成长的路程

——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十四年发展概述



自从协会成立以来，组织过很多各类与文学有关的活动，这些活动也受到不同时期的情况变化，有所变化。

（一）在一九九零年代的活动相对比较单一。从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会员组成可以看出，与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作家协会团体不同，我们的协会显得更“年轻”，更不成熟。原因：一是魁北克是北美唯一讲法语的地方，大多数移民放弃了这里。在中国大陆，香港和台湾的很多著名作家，诗人和学者，都留在了那边，为他们文学后来的发展客观上创造了条件；二是协会会员基本上以大陆的学生和部分交流学者为主，香港和台湾参与者

很少（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大量的香港，台湾移民参与）。从文学创作来说，基本上是刚刚开始，加之大多经济条件较差，写作自然也带来了相对的不稳定性。当然，新生活的洗礼，对新的，年轻的移民来说，有着巨大“诱惑力”，他们可以写出全新的东西，他们是写作的希望。这是我们协会后来大发展，而且一直向上走的原因。

在协会刚成立的几年间，基本没有搞过经常性的文学活动，只是依赖于《笔缘》的写作。这一段时间主要的活动，是协会和詹矩辉先生的直接商议下，设立了“詹矩辉文学奖”。詹矩辉先生是魁省著名的房地产商人，他热衷于文化活动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共主办过四次“詹矩辉文学奖”。奖项的设立，都是按照一，二，三等奖进行的，奖金的数额，每年有所不同，区域以魁北克地方为限。前三次获得一等奖的分别是康城，嵇少丞和郑南川。

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，《笔缘》

出版百期，协会组织了较大型的庆祝活动。活动包括：组织了“《笔缘》百期座谈会，参加座谈并发言的，包括了高嘉贺，康城，雷值荣，金碧华，刘爱丽，张明，雷门，赵振家，叶鹏飞，杨兰，郑南川等。会后编印了《笔缘百期荟萃（二）》（作品集）。之前，编印过第一辑，介绍协会的组织发展情况。

一九九九年圣诞，协会与加拿大作家协会（魁北克）正式建立了友好关系，并一起圣诞联欢。双方表示，将加强互通合作，推动创作活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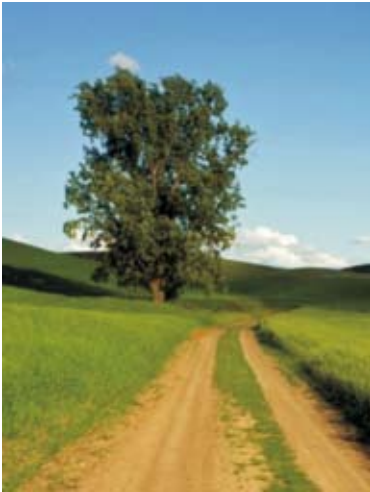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）二零零零年以后，随着协会的发展，活动逐渐多了起来，形式也变的多样化起来。

二零零一年，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在与詹矩辉先生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举办了加拿大首次全国性华文文学奖活动，即“二零零一年全国詹矩辉文学奖。”这次活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加拿大移民增加，由新一代华人移民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性文学奖活动。(12)

■ 郑南川

无名花

■ 索菲



你的远足
把今夏拉得漫长
我每天都在企盼中睡去与醒来
随春风吹来的种子
正绽放着无名的花

秋天会怎样呢？
正阳下，我轻轻地问

环视日渐荒芜的花园
我知道该是修剪的季节了
绕着无序的小花一圈又一圈
我却不忍除去
那一片怯怯的动人

秋天会怎样呢？
暮色里，我还在默默地想

修 路

■ 袁真

开车的人都知道在蒙特利尔的车难开。冬天里，常有狂风暴雪，时不时来场冻雨，整个高速公路就像个溜冰场。夏天里，蒙特利尔美得像个法国少女，可是高速公路大动脉却经常堵塞，像少女脸上暴出的青筋。

堵车不为别的，只为年年都要修路。公路使用年久除了要修，一个冬天下来盐水侵蚀了路面也要修。但是我常常有两个不明白，一是何以蒙特利尔的公路那么容易坏，而一境之隔的美国公路自然条件相仿，却很少修。我每年都要来回美加边境，一过境，就会觉得美国的高速公路漂亮，也很少见到他们修路。二是既然要修路，就要有隔离带，用那一个个红色的塑胶筒划出安全行车区。可是，周末遇到堵车时，发觉没有人在施工，隔离带却依然还在那里。依我外行看，在周末临时撤除这一段路的红色塑胶筒并不需要费太多的事，也不影响安全。驾车人却只能看着那些红色的塑胶筒，慢慢地爬行。

可能因为我不懂道路的施工作业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不明白。但是这一疑问因着我家门口的修路又被提了出来。

我们这条街的人行道年久失修，不少地方坑坑洼洼。地方政府每年挑选特别糟糕的路段加以修补。这次家门前的一段人行道也被选中。两个星

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时，是来蒙特利尔不久。当时就感觉很美，很特别，也很有风俗的韵味。

在加拿大的秋天里，大概是在十月或者十一月之间，有一周左右的时间，气温在凉爽中突然回升，达到夏天的温度。当地人把这个小季节称为“印第安人的夏天”。

这是秋天里的夏天。阳光明媚，秋阳似火，来来往往的人们，迫不急待的把刚收好的夏衣翻出来，再穿上身。清

澈无垠的天空下，铺满落叶的大地上，处处有一种喜洋洋的气氛，那是秋天的盛宴，好象空气里都溢出葡萄酒的浓郁芬芳。

在这样的阳光照耀下，树叶很快就干燥得唱歌了。走在路上，有时会有一种冲动，专拣落叶多的地方，擦着落叶走，脚下的落叶沙沙的响声，那是落叶在秋阳下快乐的歌唱。

那种干燥而温暖的心情，浓重的秋天的味道，让人想起青春沉醉的夜晚，和岁

我也是以“C”开头

■ 九儿

在公交车站等车的德萍看着时刻表，惯于开车的她早就不得记得乘哪路车到车行了。早晨，雪松出门上班之前就对她说着去车行最方便，是直线距离。她想车行离家还有那么远，走着去车行后再赶着去上班恐怕会迟到。雪松说那就直接打出租车去，比坐公车贵不了几块钱，还省时。德萍最终决定还是乘公车去，省一点儿是一点儿，钱不就是这么省下来的嘛。

德萍望眼欲穿的那辆公车终于来了。德萍上了车后，就告诉了司机她要去的方，司机说下了车后还要走上一段时间才能到车行。走就走吧，只要能到就行了。德萍心里想，心里懊悔没有听雪松的话。看来下了车就要小跑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挥霍了。在公车上的德萍就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节省时间。

下车后的德萍，抬眼看到了远处车行的高大建筑。她拎着饭包，开始小跑起来。过一条小街的时候，一辆黑色汽车停在正中间。德萍不得不停下，等着车开走。有些气喘的她也歇一口气。怎么车子不走呢？德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无暇顾及发生了什么，她绕到车子后面，继续她自己的行程。“等等，请等等！”车子的那一侧出现了一位棕黑色面孔的男士。原来他的车出了问题，他正在检查呢。德萍虽然心急，她还是停下了。“我的车没有油了，我又没有带钱，能不能借我五块钱。我到附近的地方找点儿油。”德萍眼前的这双眼睛是焦虑是忐忑不安是乞求是无可奈何。德萍没有什么犹豫，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递给了双手脏兮兮的男士，那位男士眼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。“你就这么相信我，不问我这那，就给了我五块钱。

印第安人的夏天

■ 陆蔚青

月中远去的爱情的气息。

那几天的云也极美。飘在蓝蓝的天空之，随心所欲的舞蹈，有时像沙滩，就让人想起那首“天上的街市”。其实天上人间有时是很相像的，尤其在秋天茂密繁盛的五花山下。

我喜欢坐在变幻着颜色的树下，看树上的树叶随着清风慢慢落下，好象电影里的慢镜头，又好象滴不尽的杏花雨。一个金发女人牵着小黄狗走过我身边，笑眯眯地问，你享受这Indian Summer？

是啊，真是享受啊。我发自内心的赞叹说。

坐在这里，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样的一幅画面，印第安男人在平原上建造过冬的房子，女人数着日期在缝制过冬的衣服，孩子们嘻笑玩耍，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，无拘无束。印第安那些美丽的生灵，藉着大自然的福祉，正在准备进入白雪皑皑的冬天，进入另一轮岁月。

在这即将走入寒冷冬天的季节里，没有人哭泣，也没有人抱怨。没有人失望，也没有人愤怒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顺天应物，却怀着满满的希望-----白雪飘飘的冬天来了，孩子们又长大一岁，接下来，树心里又长出一个希望的年轮。

这也是叶子的第二个生命的开始。叶子在经历了茂密的青春之后，从树上轻盈而下。这是树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飞翔，飞翔之后，他们会在秋雨中石化做了泥土，来滋润明年的春花。

是不是可以说，这是夏天的最后的谢



幕？天与地的最美的交融？

在这个印第安的夏天里，没有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只有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刘禹锡的“晴空一鹤白云上，便引诗情上碧霄”，是不是就是在这样的秋日里吟咏而出的呢？我想一定是的。

美好的事物和情感，不论古今中外，都是一样的。

坐在树下，沐浴阳光，听落叶无声，看秋去无形，感宇宙之嬗变，身体好象也变成天地的一部分，能挟风而起，也能陨落无息。那是春秋代序的自然，任何一个季节，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美丽，重要的，是我们的内心，有没有与之共呼吸的能力。而这，也如人的生命，走过春夏，也走过秋冬，怀一份随遇而安，生命便会多一份自足。

坐在树下，我的心里装满和印第安人一样的喜悦和快乐。因为我知道，在这样的快乐里，天地与之同沉醉，夕阳与之共从容。

游园与收获

■ 张廷华

语？哪三句？”

“哎，全是给逼出来的。我见老外，说‘Hello’，说‘Bus’，我听懂了老外说的“不要钱（No）。 ”

“这只是三个词。”我说。

“不管咋说，我把事办了。老外开车把我送到了公交车站。”

老伴说我去后，她悠然自得地在植物园里畅游，流连忘返。转眼下午5点多了。老伴累了想回家，转了一大圈，却怎么也不找不到路，走不出植物园。问路吧，根本不见中国人，老伴不会说英语。她膝盖动手术还没完全恢复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她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休息，也是有意在等中国人。谁知等了半个多小时无个人影，老伴这才发现这条路有点偏僻，也只好坚持着往前，走了一阵子，老婆子忽然看见前面路上有一辆电动小开过。

“Hello!喂！”

老婆子大声地向开车人喊了一声。

你又是如何保持青春，保持活力？
风吹过，掠过你柔软的脸颊，
你给我一脸灿烂，
我知道，
答案就在你的无声的笑容里。

再次看见你，
真有点不知所措，别闹我话多。
其实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
哪怕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做，
静静地，欣赏着，
看着你的样子，陪着你，
我们，一起默默绽放，
足矣！
才相见，恨离别。
你，走吧！
我相信，
唯有放手，才有期待，
因为，明年春天，你会再来。
我会记得你的好，在我的文字里！

这些天，老伴学起英语来，学字母，背单词，还说要听英语课。

“你积极性哪来的？”我问老伴，“原先让你学你不学。”妻子说：“是英语帮了我大忙，我感到还是学点英语好。”接着，老伴讲她迷路的事。

那是初夏的一天，我听人说，蒙特利尔植物园是世界第二大园林，很漂亮。我还听说，植物园早上9点前，下午6点后不收门票。我和老伴决定去植物园一游。我家住西岛，离植物园很远。吃了早饭，带点干粮，早上6点半我就和老伴就出发了。我带着相机，打算把植物园美景收入囊中。

青天一缕霞，天气真好。来到植物园门口，我看见喷泉水柱像开花一样，喷雾水雾形成的彩虹，如牡丹飘舞，似仙桥当空。旁边的大花坛，一池池郁金香开得姹紫嫣红，真是美不胜收。

进了植物园，我俩沿林荫道向前。忽见一雄狮雕像虎卧在那里，前行不远，一

太湖石依松而立，上写“梦湖园”三个大字。沿曲径而入，映入眼帘的是飞檐斗拱的中国植物园大门。牡丹、水榭、碧湖、盆景、长廊、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，植被茂盛。身融其中，十分温馨，我有回国的感觉。我们来到相邻的日温园，这里一注碧水，清流潺潺，鱼在水中游，花草木繁多。我两眼收不尽的美色，照相机摄个不停。

隔壁是丁香园，丁香繁花似锦，不少游人坐在丁香树下，享受着清新空气和花香，也有人躺在草地上，像是被丁香花醉倒了。我一看手表，哇，12点多了。我忽然想起与人有约得赶快回去。老伴说，我来一次不容易，你有事你先走，我要在这里多玩玩。把相机给妻子留下，我离开了。

晚上快8点，妻子才回到家里。她进门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哎，今天迷路了，我三句英语帮了自己一个大忙。”

“哦？”我吃惊地说，“你会说英